

郑小瑛：音乐世界的孤勇者



指挥家郑小瑛。图源：中国艺术报

为了 41 年后的聚会

94 岁的郑小瑛永远不知疲倦。她说起话来仍是中气十足，思路也极为清晰。最近，她在为这部刚在厦门首演完毕的中文歌剧《费加罗的婚姻》担任音乐总监，经常要工作到凌晨一点，对演出内容的各个环节进行检查。从音乐、演奏、歌词修配的问题，再到歌词字幕，她都要严格核对。首演时坐在观众席上，她还是会全神贯注地盯着字幕，并当场给自己审核过的字幕又挑出了一个错别字。

不过，即便工作强度如此之大，郑小瑛还是保持着每天早上八点多起床的生活规律。起床后，她要先做一套健身操，因为腿脚不太好，这套操只能在床上进行。她对此表示遗憾，并感叹年轻人还是要多爬山、跑步，“我年轻时也经常做这些的”。

最近这部让郑小瑛投入了不少精力的歌剧，也和她本人有着奇妙的缘分。它曾是 1983 年中央音乐学院歌剧系首批毕业生在中国首演的一部中文歌剧，当时的指挥就是郑小瑛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今年也近 80 岁的女指挥家吴灵芬。

2019 年 9 月，郑小瑛的学生、好友们为她庆祝 90 大寿时，歌唱家章亚伦和吴晓路夫妇提到，他们曾在 1983 年那版首演的《费加罗的婚姻》中扮演了伯爵夫妻，因戏结缘，戏里戏外都成为恋人，并刚刚度过了结婚 40 周年的纪念日。说到兴头上，夫妻俩即兴唱起了《费加罗的婚姻》中的一个经典片段，这个场面，让在座的人都感慨万千，仿佛重新回到了当年美好的青春时光中。后来，郑小瑛和剧中费加罗的扮演者刘克清聊天时提到，能不能再把当年出演这部戏的老演员们，包括指挥吴灵芬都凑到一起，再“玩”一回？慢慢地，这个“局”就这样攒起来了。

实际上，《费加罗的婚姻》不仅承载了主创们的美好回忆，也是歌剧史上的一部重要

戏剧，值得花大力气复排、介绍给观众。这部莫扎特创作的代表歌剧，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第一部挑战贵族权威，强调平民力量的喜剧，在题材上颇具前卫性，其中那些繁复又迷人的多种类重唱也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这一切，让《费加罗的婚姻》成为高雅艺术入门者必须观赏的一部剧作。做这种复排和“科普”，自然也是她努力工作的动力之一。

而且，《费加罗的婚姻》也是一部拥有中文翻译版本的歌剧，这和郑小瑛“洋戏中唱”的理念恰好对上了，这也是她想做这部戏的另一个原因。这次，为了让观众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这部歌剧，郑小瑛还特地录制了四段歌剧导赏，分别放在这部剧的四幕之前，透过大屏幕播放给观众。

很少有人能够像郑小瑛一样，用如此细致的态度服务古典乐的观众。而这些是她在早年间就开始践行的事情，也是她的日常习惯。1979 年秋天，郑小瑛担纲指挥中央歌剧院的歌剧《茶花女》在北京复排，当时，很多人对歌剧毫无概念也不知道如何欣赏，现场一片嘈杂，甚至有人聊天、嗑瓜子。受了这次演出的刺激，在《茶花女》后续的演出中，郑小瑛开始站在剧院门口，拿起大喇叭给观众宣讲如何欣赏古典乐，没想到慢慢有听众接受、喜欢上了她的宣讲。后来，她把大喇叭改成了每场她执棒的交响乐或歌剧演出时的现场导赏讲座，久而久之，有人把她这个传播知识的方式，总结为“郑小瑛模式”。

而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进步，以及她这些年的“触网”，“郑小瑛模式”也有了新的玩法。前一阵子，郑小瑛在福州指挥《茶花女》，工作人员直接将她先前导赏的内容打在了字幕里放出去，让来剧场的人都能通过屏幕学习，也节约了她的体力。

有了高超的钢琴演奏技巧。这样一个家庭条件优越的女孩，却在 1948 年，在时代精神的感召下，主动离家出走来到河南中原解放区。

就像听到了贝多芬《命运交响曲》那心跳般的旋律，郑小瑛勇敢地踏上了自己选择的命运之路。一到那里，她就要学着睡通铺，吃粗糙的粮食，在温度



1962 年，郑小瑛执棒莫斯科市交响乐团。图源：中国艺术报

达到零下的冬天，10 人小组只能分配到一小桶共用的热水，她就只能这样洗脸，但郑小瑛很快适应了这一切。

性格勇敢、热情的郑小瑛脱离了淑女的环境，才华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施展，乐感极强又有钢琴功底的她，加入了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开始教当地毫无音乐基础的同事们识谱、唱歌。

新中国成立后，因为高超的天赋和优秀的工作表现，郑小瑛被保送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就读，读书期间，她又因为天赋极强，被来中国访学的苏联指挥家杜马舍夫一眼相中，选为弟子，跟随他学习合唱指挥。1960 年，郑小瑛又被公派到莫斯科国立柴可

夫斯基音乐学院进修歌剧—交响乐指挥。

对待工作严格的人，在生活中通常没有太强的亲和力，不过，这件事在郑小瑛身上却成了例外。在剧场里，观众们总会情不自禁地跟随她的脚步，围绕着她，和她聊天。尽管她在指出身边人工作的错误时，总是直接又严厉，不留情面，但是身边人反而因此跟她更亲近。

感染人们的，或许是郑小瑛一以贯之的真诚。就像她常说的那句话“唯乐不可以为伪”一样，在严肃的业务批评过后，她依然满怀真诚地关怀着她的学生们。

在郑小瑛的指挥生涯里，她从未感受到什么性别歧视。不过，她也慢慢注意到了全球其他女性指挥家的处境。1987 年，郑小瑛曾在美国与电影《指挥家》的原型安东尼娅·布里珂有过交流，布里珂

夫斯基音乐学院进修歌剧—交响乐指挥。

1962 年 10 月，在巴因的举荐和指导下，郑小瑛以研究生的身份在国立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了难度极高的普契尼歌剧《托斯卡》，成为第一位登上海外歌剧院指挥台的中国人。

可能是受到这些师友的影响，郑小瑛也慢慢形成了一种坚持自我的拓荒者人格。到了晚年，她经常单枪匹马地拉起一支队伍，哪怕条件不允许，她也要凭自己的努力创造条件做成事情。1998 年，离休后的她受到邀请，以近 70 岁的高龄孤身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厦门，参与创办了“公助民办”的厦门爱乐乐团。刚到厦门

一以贯之的真诚

问郑小瑛，中国有没有歧视女性指挥？郑小瑛回答，我是中国中央歌剧院的首席指挥，还是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的教授、系主任。布里珂听完感慨地说：“你很幸运！在美国，对女指挥是有很深的偏见的！”郑小瑛才得知，布里珂在德国留学时也曾经是柏林乐团的第一位女指挥，但此后却没有好运，直至去世，布里珂也没有等来一个属于自己的乐团。这时，她才真切感受到布里珂内心的孤独。

她很少旗帜鲜明地谈到这些问题，只是实际地与身边的女性音乐家一起做着工作。早在 1989 年，郑小瑛与其他女音乐家一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完全由不计报酬的女音乐家志愿者组成的“爱乐女”室内乐团，虽然乐团只存在五六年时间，但在当时也是先锋

时，她感觉绝大多数人不了解古典音乐，更别提花钱买票去听了。她不信邪，还亲自给一些嘉宾送了票，希望他们帮忙扩大影响力，结果来的人也是寥寥无几。但最终，郑小瑛还是把她的“周末音乐会”办了起来，在担任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期间，她每年要指挥四十多场音乐会，而如今，古典音乐已成了厦门的一个城市标签。

今天，对于她所从事的歌剧制作传播，她依旧采取这种孤勇的态度，她知道歌剧是高端小众艺术，需要政府和社会大力支持，无法获得任何经济效益回报的，而她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目的就是要宣传、推广以声乐演唱为主要表现手段的高端综合性艺术——歌剧。

歌剧艺术是一门以科学的发声方法为基础，不用话筒、音响等工具的传播，仅凭演员天赋的嗓音和高超的声乐技艺就能让美妙的歌声在剧场内传播，使人产生心灵震撼的艺术。在她看来，演唱歌剧，是只有“塔尖”上的人才能做到的事。“如果将歌剧表演也进行电声扩大，用‘夺眼球舞台装置’的商业化运营，我担心声乐艺术将会永远失去它尊贵的舞台。”郑小瑛如是说。

听起来，郑小瑛对歌剧艺术还是怀揣着一份理想主义。不过，不喜欢空谈的她从来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的情怀，她只是觉得，可能自己天生有一点正义感，凡事都要追求公平正义。当年，正是这一点点正义感，召唤着她走出了家门，走进了更广阔的世界，之后，也支撑着她走过了近百年的岁月。

之举。近年来，她也在关注华人女性指挥家的动态，在谈到中国女指挥的职业生涯时，她说：“现在我们已经有多位优秀的女指挥家，但是她们的知名度还不高，有的还在第二线帮那些大指挥们‘打底’，做预先排练。指挥的职业岗位少，更新换代也慢。”

九十多岁还在高强度工作，亲力亲为，除了她的人生态度“小车不倒尽管推”，还因为目前还没有人能够接替她做这些高级艺术工匠般的工作。她相信，一定会有既热爱艺术，有高瞻远瞩的理想追求，又能够埋头实干，不计个人得失的接班人出现。

她的真诚实干，如同一部强劲有力的交响曲，在年轻人心中留下了真切的回响。

（仇广宇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